

南岳大庙的古树

贺辉才

第一次见到重阳木是在南岳大庙。

在文昌殿前右侧耸立3棵古树，笔直笔直，其干像圆柱，直耸云天。初看光滑，细看有细纹，开枝高，冠如华盖。在诸多古树中，它们鹤立鸡群似的挺拔，像威武的哨兵守护着这座宏伟的大庙。走近看那斑驳的树牌，显示为重阳木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。树龄144年，那就是始自1880年，也就是清末光绪六年。

在圣帝殿前院左侧也有两棵重阳木，树龄也是144年。清光绪五年(1879年)，湖南巡抚王文韶聘请李元度到南岳主持重修南岳庙，历时3年，被大火烧毁的大庙正殿重修一新。翌年，植树绿化南岳大庙，其中就有5棵重阳木、5棵侧柏、25棵圆柏，这些珍贵树木现在已长成参天大树。

我第一次画古树是在南岳大庙。

那是2008年5月一个天清气朗的日子，我来到南岳衡山写生，重点是画古树，因为是中国美院进修时布置的课题。我的课题《湘地古树谱》，要求写生100幅湘地古树。

走进南岳大庙，只见人头攒动，香烟缭绕。郁郁葱葱的古树，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千年大庙。我随着人群虔诚地拜谒，然后观察了一圈，最终选择先画熟悉的树。

要说最熟悉的古树，莫过于香樟树。香樟树在南方到处可见，南岳大庙的古樟树也是主要的古树类别，特别引人注目。有在东八观的玄苑里。一棵是南岳大庙树龄最长的古香樟树，树龄长达683年，主干已空心，一大块树皮已脱落，形成一个很大的洞。整个树的下部已倾斜，全靠一个树桩支撑，奇怪的是树的上部仍枝叶繁茂，给人一种脱胎换骨的印象，更像一位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老者。从写生角度看，此树造型独特，极易入画。于是，我怀着敬意，很虔诚地画下了这棵古樟树，也是我湘地古树谱中第一棵树。

另一棵古樟树龄已有400多年，树干特别大，几人合抱才能抱住。而且树干坚实，没有空心，可树冠已全部碳化，猜想应该是雷电击造成的。但树的中间段枝叶繁茂，充满着勃勃生机。我把这棵树画了下来，很入画，效果还不错。

那次写生以后，总觉得犹未尽，老是惦记着南岳大庙里的古树，想去做一次全面观察了解。但每次总来去匆匆，没有充裕的时间做全方位的了解。

今年3月底的一天，久雨后天晴，空气格外新鲜。我与妻子来到南岳大庙，拜谒一圈，接着全方位观察大庙里的古树。上千棵大树分布在中轴六进区间，以及东八观、西八寺区间，挂牌保护的就有两百多棵。妻子一棵一棵对着树牌逐一登记，我则拍照与写生。其间惊奇地发现，珍贵树种特别多，至少20多种，有香樟、侧柏、圆柏、重阳木、柞木、榉木石楠、构骨冬青、飞蛾槭等珍贵古木。

大庙御碑亭院内，有10多棵古柞木，树龄最短的154年，最长的已有244年。柞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，国家珍稀硬木树种。它树干高大，树皮棕灰色，表面粗糙，叶子大而深绿，花朵虽小但精致，果实则是黑色的球形小球。除了观赏价值，柞木还有药用价值。

大庙御碑亭院内有两种槭树，一种是飞蛾槭，另一种是樟叶槭，树龄同为164年。文昌殿前也有两棵槭树，品种不同，树龄也是164年。这四棵槭树为同时栽植的。槭树因其独特的秋叶颜色而备受赞誉。其树秋叶可以逐渐变为红色或黄色，还有青色和紫色，极具观赏性。因此，它常被用作庇荫树、行道树或风景园林中的伴生树，增加秋景色彩之美。

榉木石楠属国家三级保护野生植物，可观性非常强，有“千年红”之称。文昌殿前就有3棵榉木石楠，树龄244年。此树枝繁叶茂，早春嫩叶绛红，初夏白花点点，秋末果实累累，艳丽夺目。文昌殿前往东八观门边，有一株柞木与圆柏连根树，树龄皆为154年，象征着释道融合，是一个奇特的存在。还有一棵240多年树龄的香樟树，生长出3种其他植物，包括水桐、桤木和青藤。

正殿门前右侧一棵圆柏，树龄应在500年以上，历经6次火灾，现只剩下主干，没有枝叶，却仍然顽强地屹立在广场上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如此多的珍贵古树，让我大开眼界。更叹服历经多次战火及天灾，大庙古树仍然绿树成荫，掩映并守护着这座南国故宫。



游人在南岳大庙景区参观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



武冈市老街游客摩肩接踵。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

欣闻旱西门东侧西直街修葺一新，也许是缘于心底对旧居割舍不断的挂念，我又一次回到这里，感受旱西门这一片古街古巷一石一木、一砖一瓦的温情，追溯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城南旧事。

我所在的武冈市是位于湘西南一隅的历史古城。始建于宋代的古城墙，由清一色的长条形巨石垒砌而成，有东门、老南门、水西门、旱西门四座石城门，固若金汤。经岁月的涤荡，城墙现存无几，只有四座石城门保存完好，见证着千年古城的风云变幻。我家的老宅就坐落在离旱西门不远的庆丰巷里。

走近旱西门，与我同来的妹妹神情兴奋起来，一个劲地搜寻记忆里最为深刻的店铺名称，叨念最多的还是铁匠铺和豆腐坊。记得在这段街面上有好几家铁匠铺：夫妻搭档的、父子搭档的、师徒搭档的。那时奶奶领着我与妹妹，来得最多的是那家父子搭档的铺子，奶奶说，这家人的手艺是家传的，打出的铁器用具出了名的好。因此我们总是在那家铁铺购买或修补家用铁具。

每次来到铁匠铺，奶奶要么是盯着那些已经打好的家用铁器精挑细选，要么是督促师傅将铁器打造成她想要的形状。而我与妹妹则好奇炉火拉得呼呼响的风箱，或惊讶捶打铁器时迸溅的火花，感叹这些师傅们汗流浹背的辛劳。最好奇的是看隔壁那家打铁的女人，她抡大锤时手臂那样有劲，腰杆扭得那样灵活。如今这里物是人非，街道两边的店铺已不存在，只有这些房子还不曾挪动，斑驳的木板屋显得老态龙钟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旱西门沧桑的容颜，仍是那样淡定从容，精神十足。站在拱形的城门旁，我虔诚地仰视城墙上坚厚沉重的青石块，千年来就是它们用坚实的胸膛为这里挡风御寒保平安，温暖庇护着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每个人。我感慨的还有那些葱郁的野草、藤蔓，它们将根深扎在石缝里，与石墙血脉相连，生死相依，冬去春来，生生不息。

信步来到不远处临街的一个档口前，妹妹说：“姐，这里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春当。”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，我停下脚步仔细辨认。虽然我曾在这里不知穿梭过许多回，事隔多年，我还是有些认不出了。记得我家祖屋与同春当仅一墙之隔，早年间，听我家满爷爷说，屋主姓李，曾为晚清高官，叶落归根后就在这里安家落户。人们传言，当时李姓主人衣锦还乡时，黄金白银须用马车拉，高档的家当震惊全城。他家在旱西门东端西直街修建的铺面东起庆丰巷，西至城墙根，占据了西直街上段的半边街。他还在店铺的中间地段，开设了城内最大的典当行——同春当，其时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。满爷爷说，有一年李姓主人大寿，大宴宾客，前来贺寿的客人不论贵贱，不分亲疏，只要给寿主作揖，就可到指定的酒店包

六月六日，是侗家人世代相传的佳节。每逢此日，寨子里的人们纷纷将三亲六戚邀约拢来，聚在一起喝些小酒，唱起悠悠侗歌。这般习俗如何起源，寨中老人亦讲不明。但尝新物、晒家谱、赶场场这些固定活动，如同溪流渗入石缝般浸润到了祖辈的骨骼，又流进我们的血脉之中。于我老家，最盛大的便是晒家谱。

寨里人讲，六月六晒家谱，缘起于《西游记》里唐僧晒经的故事。另一说：宋真宗赵恒曾得天赐一卷书，珍重秘藏。为避霉蛀之患，每年六月初六，必将此宝捧出曝晒。此后读书人纷纷仿效，是日亦摊开书卷画轴，任阳光亲吻抚摸。于是民间亦将家谱请出，恭敬承托于日光之下。老话道：“六月六，人晒衣紫龙晒袍”“六月六，家家晒红绿”。炎阳似火，阳气鼎盛，此日晾晒，便可驱除晦暗虫蛀，护佑一族老小平顺安宁。

忆起儿时，每逢此日，父亲必先点燃三炷檀香，袅袅轻烟如溪水般在堂屋中流淌。而后净手，那皂香便如一种无形印记，渗入他掌心的纹路里。待他小心翼翼捧出那套线装老谱，金黄绸缎包裹着，像一捧沉睡的旧日光阴。父亲神情凝重，眼神专注，仿佛捧着的不只是纸

情系旱西门

曾彩霞

吃包住，一时间门庭若市。冠盖如云，贺寿时间长达一月之久。那时同春当雄厚的经济实力，支撑了旱西门这一段街道的繁荣昌盛，声名远播。

今天的同春当，成了旱西门居委会的办公场所。进入一条不深的巷口，同春当就到了。大门是一座造型别致的石门，门楣雕龙刻凤，两侧门框刻有连续的“卍”字形图案，古朴素雅。穿过石门，可见同春当陈旧的木板楼修缮一新，而又“修旧如旧”。过道二楼的中堂上，巨大的网格窗棂中，一个繁体行书“当”字镶嵌其中，引人注目。一楼过道中间四只粗大的圆柱，支撑着两边上、下楼房的廊檐，两边各有一个四方天井，天井内分别建有一个精巧的蓄水池，寓意着生意人家财不外流的愿望，池中的清水也可作防火用途。上下两层楼间的回廊，使两边店铺间间相连，上下相通：房板门窗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鸟图案，栩栩如生。铺面一侧有一古典式的扇形门，通向用来小憩的花园，花园内砌有假山、盆景，格局雅致。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主人的财力之厚，修养之深，也能猜到当时当铺生意之兴隆。

走进同春当的最里面，是一栋陈旧的简易居民房，居民房前的水泥地面上，一口水井蓦然映入眼帘。妹妹对我说：“姐，这就是我们曾经挑水的地方呀。”哦，难怪这么眼熟呢。此时这里寂静无声，只有这口水井孤寂地静坐在空坪里，就如那些在屋檐下晒太阳的老人，默然地打发余生。俯视井

内，井水清澈见底，一只被人遗弃的水桶，静躺在壁上长满青苔的深井里，任凭井水侵蚀它坚硬的躯壳。抚摸厚实斑驳的井缘，理顺石纹光滑的脉络，几十年前，水井边人声喧嚣的情景又浮现出来。那时来这口水井挑水的、洗衣的、洗菜的人川流不息，一天到晚，歌声、笑声、水桶的碰撞声响个不停，热闹非凡。

走出同春当的门口，我们遇到了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老人，得知我们在了解关于同春当前世今生的故事，欣然对我们介绍了他所知道的点滴，并热情推荐我们去同春当隔壁的院子看看。与同春当相邻的这一排街铺，虽为同一个主人所建，临街却有几条进入内院的石门，每扇石门的大小，比普通房门大不了多少，这也许是源于主人不浪费街铺的考虑吧。只见隔壁这扇不大的石门上，已挂上了城市文物保护的牌子，显然这里已被定为古城古迹。

从石门进入内院，竟又是另一番天地，里面是一栋呈“回”字形结构的二层木制四合院，院中有一个面积不小的四方天井，天井的地面铺着刻有条纹状的青石板。木楼高大气派，房檐楼阁各处依旧雕梁画栋，楼柱粗大结实，虽经上百年风雨侵蚀，那斑驳的大红漆仍能彰显昔日的富贵，在阳光的映衬下富丽堂皇。站在外面的街铺前，很难让人想象，里面竟隐藏着这么大的一个院子。老人介绍说，这栋院子原本就是李姓主人的住屋，现已几易其主。

与庆丰巷相对的一条小巷——龚家巷，也是旱西门一带著名的一条老巷，龚家院就坐落在这条小巷里。行走巷中，我们遇到了一对老年夫妇，他们也是来龚家院怀旧的，我们由此结伴前行。从他们口里得知，原来龚家院是清末年间一位龚姓城步人所建。院子主人曾两代担任朝廷武官，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，加官晋爵一路高升，回归故里时落户旱西门，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龚家院，占地面积十余亩。据说那时他们家的真金白银，多得要用扮禾的福桶才能载下。龚家与对面同春当的主人有姻亲关系，一同平分旱西门繁荣秋色。

龚家大院三进两院，每座正屋两侧建有厢房，院墙泥塑瑞兽，檐枋龙头高昂，房梁窗棂雕花刻卷，屋柱石墩雕花凿草。院前有四口水塘，塘中养了鱼，种了藕；院子北侧拥有稻田数亩，院后种了大片蔬菜；家中有好几个长工。主人乐善好施，时常接济他人。新中国成立后龚家院子曾被改做金厂、饮料厂、笔杆厂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作为笔杆厂的时间最长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还看到过成捆的毛竹在这里加工成形。今天龚家院子整体样貌尚存，仍能感受到院子昔日的气派。

从龚家院出来，日已西斜，我不由自主地来到承载我家祖屋上百年的庆丰巷前，一种温馨油然而生，带着这份情感，我又一次走进小巷深处。

声的展示与传承，凝聚宗亲，感念先人，叫子孙后代辨识自己姓氏的源头与分量。

一册家谱，便是一部微缩的家族信史。它明辨源流，正定长幼序列，区分亲疏远近。重温其间家规祖训，仿佛先祖目光穿透纸背，仍在叮咛我们持守为人的规矩与体面。晒谱之日，亦是晒一族之精神，聚四海之亲情。年轻人翻阅这些纸页，可窥见家族迁徙流转的足迹，祖先筚路蓝缕的事迹，血脉的纽带便在无声阅读中悄然系紧。所谓“我是谁？从何处来？向何处去？”这古老叩问，在泛黄纸页的纹路里，寻得一份温厚确凿的回响。

晒谱之仪，还是一场与逝者无声的对谈。家谱文字素朴，并无跌宕情节，亦鲜有煽情故事。然而，当我指尖滑过那些陌生而又熟悉的名字，心弦却被无形拨动，荡气回肠之际，热泪竟悄然而至——这牵动记忆的独特感受，唯有亲历者方能体会。

今年恰逢闰六月，天赐双倍的晒晒时节。阳光慷慨，蝉鸣如织，正是请出家谱与日光晤对的好辰光。您不妨也将那尘封的谱籍打开，把沉睡的册页轻轻摊晒在庭院之中。日光之下，便是今人与古者在时间长河两岸，交换着彼此知晓的深长凝视。

寻找周洛大峡谷

谈雅丽



浏阳市周洛大峡谷下游溪流中，游客摆起桌椅，一边乘凉一边惬意地享用晚餐。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勇 摄

初夏晴好天气，我来浏阳周洛大峡谷寻访捞刀河的源头。半日小游，登临石柱峰，奇峰耸立，溪流流泉，十分壮观。

捞刀河为湘江一级支流，原名涝塘河，因传说关羽战长沙时在这里落刀，继而捞刀，遂改名捞刀河。捞刀河源头的周洛大峡谷，位于长沙、浏阳和平江交界处的社港镇周洛村。

进入浏阳后，沿途都是山野，走简易公路，沿溪而上，正是枇杷成熟的季节，农家屋舍旁不时露出一树金灿灿的小果。终于到达龙潭村，村口耸立的一块巨石上刻着“龙潭”二字。走过一座古朴的石桥，我们走进桥边一家农家餐馆，坐在木桌前就能听到溪水流淌，且声音洪亮。餐馆由一对中年夫妇打理。菜很新鲜，有自种的青菜，散养在山中的黑鸡，大头鱼虽非来自溪中，却已养在源头溪水中数日，得到溪水滋养。女主人说，这条溪或许叫龙潭溪，在周洛大峡谷，很多小溪都是无名的。我走到溪边，坐在大石上，溪水无比清澈，一股清甜的溪水流过我的脚边，让人赏心悦目，暑气顿消。一顿美味的中餐后，我们往龙潭景区走，寻找周洛大峡谷。

顺着溪水往上，我找到了与源头相关的两座瀑布——天线瀑布与鸳鸯瀑布。山门前修了一座拦水坝，似一幅水帘似的瀑布从水坝上直泻下来。瀑布落差大约有百米，宽也有一百多米。周围山翠黛白，水雾蒸腾，鸟鸣溪唱，十分秀美。大坝上还建了一座木头风雨桥，商贩在桥上叫卖当地特产。大坝蓄水而成的这座小湖叫天鹅湖，有人称之为情人湖。顺台阶而下，我上了一艘画舫。去周洛大峡谷先要坐十几分钟的游船。两岸青山倒映湖中，下船处是一片浅滩，源源不绝的溪水从山中流泻下来，汇入湖中，浅处清澈见底，深处汪着一潭碧青，溪水从水坝往下流入捞刀河中。

沿溪上行，一路溪水潺潺，山为碧翠，水是清白，石呈苍黛。走不远，遇到一个浅潭，潭水清澈见底，水中鹅卵石清晰可见，抬头看见一块巨大的椭圆形石头立在潭边，刻着“捞刀河源头”五个红字。浅潭往上，不远处的溪水中还有一块巨石，苍青大石日夜接受溪水的激荡，石头上刻有“磐石”。这里就是官方认定的捞刀河源头。

我曾在湘江正源的蓝山天狗岭静卧，感受岭上一股股泉水飞珠溅玉般落泻下来。捞刀河虽然汇入湘江，但也有自己最初的源出地。我继续沿石阶攀登，耳畔是潺潺流水声，似大自然在轻声吟唱。低头下望，峡谷之水澄澈得令人惊叹，没有一丝杂质。水底的鹅卵石、摇曳的水草、穿梭的小鱼，皆清晰可见，仿佛一幅立体的画卷。沿途不时有水流从布满青苔的岩石上倾泻而下，形成细密的水帘，水花四溅，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点点银光。

寻着幽暗的石径向峡谷高处疾走，沿途是高耸垂直的山壁，还有悬崖，上依林海，下依溪水。当我气喘吁吁登上山顶，忽见一道瀑布挂在眼帘，它仿佛是从极高的山顶落泻下来，落到下面的深潭里，如天下降下银河，飞珠溅玉，无比清凉，极其秀美。

离开天线瀑布后，我往山深处行走，到达鸳鸯瀑布，一上一下，两重瀑布如相依的情人，流动在山间，万年初衷不改。传说周洛大峡谷是有情有义，生长爱的灵山圣地。这里的人情是嫦娥奔月后，思念后羿，相思成灾的泪水滴落人间而形成的；巨型磐石，是后羿在此遥望明月，思念嫦娥时，手上戒指不小心落地化为磐石。当地人交口相传新婚夫妇到此一拜，便可永结同心，百年好合。天线瀑布，则是月老赏月品桂定姻缘的地方，月老见其有山有桂有明月，唯缺水，于是仙指一挥，手中红线化出一道瀑布。

我回到大峡谷中，不期然走进野桂花谷。沿溪两岸约1公里的山坡长有1026株野桂花树，这片桂花树群是中国首次发现的野生桂花树群，金秋来临必定香飘十里。友人们坐在溪畔的大石上饮一杯绿茶，而我蹲在溪边，把手伸进溪水中，感受源头之泉轻吻我的掌心。初夏野桂花还未曾开放，暮色降临时，它们在水畔摇曳着碧绿的手掌，仿佛在我们离开这处清秀峻美的源头峡谷。